

名医录(8)

小儿科“林一帖”

□ 李丽

用一帖药，救儿童于生死间，有同行说他大胆肆意，虎狼用药。可重症患儿的家长却把他看成再生父母，他就是林德民，人称“林一帖”。

最早记住林德民，是因为我弟弟 3 岁时病得气若游丝，几乎没了鼻息，母亲连夜抱着他赶赴何留墅。林先生看到披头散发、穷尽全力绝望的母亲，急忙跑出来接过孩子。他满脸凝重，精细搭脉，开方下药，嘱咐助手林植华煎好药，撬开弟弟的嘴轻轻灌入。药入口后，弟弟的胸部明显有了起伏，一碗汤药完全下去，病猫一样的哭声出来了，林先生眉宇舒展：“好了好了，再慢来一点点，神仙也救不过来了。”我后来才知道，弟弟已病至山穷水尽，只是林先生心细胆大，脉理准确，用了重药，才掰了过来。

文友姚树元总说他自己的命是林先生给的。当年他被医院宣判“无用”，回家后家人不甘心，又用木板抬着，上了何留墅。林医生也是一帖药，硬把他从地狱边拉了回来。

“林一帖”成了神一般的传说。

后来林先生的后辈成了我的学生，才知晓先生的传奇。

先生生长于何留墅林家村，少时家贫，学了几年私塾，跟从卢家巷小儿科医生学医。出道四年，老师突患重病，临死前把 17 岁的女儿和医书一并托付给先生。

先生娶了老师的女儿，又刻苦研究医术，不久声名鹊起，南到无锡，北到扬中，多地定期请他坐诊，影响可谓广矣。

先生在何留墅开设诊所，四面八方之人挤爆。但无论多有名气，只要是危重病人，哪怕天昏地暗、刮风大雨，先生都是人命第一、风雨无阻地出诊。先生的女儿林雅芳至今依然记得，一个冬天，风雪交加，父亲为一个小孩出急诊，到凌晨一点多钟还没回来，以为他留宿病人家了，就入睡了。可是父亲依然回家了，林雅芳和母亲都已熟睡，父亲怎么也叫不醒她们，又累又困的父亲无奈只能睡到隔壁人家。后来问他何必冒雪赶回，先生说这种天气，小儿哮喘极其危险，刚刚就是一帖药把一哮喘休克的孩子从阎王那里抢回，担心家中又有这种重症孩子来求医，所以特意赶回。

因为爱，所以任重道远。林先生不舍得唯一的骨肉林雅芳从医，因为他的信念是，一旦从医，就必须把他人的生命担在自己的肩上，这是天大的重责。所以，他让女儿做了教师，而从侄子中选了与他一样高大魁梧、体格健壮、心细如丝的林植华来传承医术。

“林一贴”诊病，主要靠精确的搭脉来判别病情。孩子不会说，家长也说不准确，在没有仪器的时代，林先生硬是凭着自己细致的搭脉、高超的临床甄别能力来判病入药。

先生之所以医术出神入化，是他永远把患儿放在第一位。当年他的大女儿 19 岁时突患重症在常州二院抢救，临死前说想见见父亲，可林先生正在抢救一名重病患儿，家人来报时，林先生心无旁骛，对急火

攻心的家人如同冷水一样：“你看不到我也在救别人家的孩子?”救活了患儿，林先生赶往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，与大女儿已是天人两隔。先生没哭，一连几个月不说一句闲话，而是伏首于病症，一连几年不触及大女儿名字。直到晚年，在小女儿面前，他常常叹息：“一生唯有一个遗憾，未能见得你姐最后一面。”这时，神从天堂跌落人间，成为泪流满面的老人。可见，先生一生把患儿的生命看得高于一切。

林先生喜欢孩子，哄小孩有一手绝活，口袋里总装着花生米、糖果，身边有玩具。对待患儿，慈眉而笑，给顽童递去吃的、玩的，和声细语逗乐：“叫声好爷爷。”那些远道而来的患儿，从不把他当成恶医生，而是邻家大爷，十分放松。林先生趁机搭孩子的脉，细究孩子病情，然后按各种情况开方入药。所以，他用药之量十分精准，不轻不重，讲究稳中求胜。而凶险之药，是非常时刻才铤而走险使用。同行们都说，他用药之独到，是因为细心、精心、尽心。

林先生德明，生于 1911 年，卒于 1982 年。早年自己开诊所，解放后，成为湖塘中医院（武进中医医院）的“开山元老”，从医至生命的最后一刻，71 岁时猝死于工作岗位。从医近 50 年，带出了武进中医医院的第二代传承者、常州中医儿科的中流砥柱林植华、王耀峰等，使得武进中医医院小儿科美誉远播。

思亲人

父亲的手

□ 徐倩慧

父亲刚走一年，我带着前几天早早准备好的祭品回老家去祭拜父亲。阴阳两隔的这一年里，不知父亲在那边过得好不好？看着父亲坟头上的荒草，我的眼泪扑簌簌地流下。

这一年来，我时常在梦里与父亲相见，梦见次数最多、印象最深刻的是父亲的手，一双长满粗糙老茧而又宽大厚实的手。

犹记得初中期末考试结束，耐不住宿舍寒冷的我，当天晚上多花了点钱改票跑回了家。就像电视剧里的情节一样，车还没到站，我就从车窗看到了父亲的身影。与电视剧里不同的是，父亲没有翘首张望，而是穿着军绿色的大衣在那寒风中，双手插进袖管，低着头蜷缩着坐在电动三轮车上。我看不清是他的身体在颤抖，还是

风吹得大衣在晃动，只觉得这一幕刺得我眼疼。

“爸!”听到我的喊声，父亲抬起头看向我，黄黑色的脸上立刻绽开了笑容。满脸的胡茬显得人憔悴了许多，花白的头发被风吹动。

父亲跳下车来，摘下手套接过我手里的箱子搬上了车斗。就在这不经意间，我瞥见了父亲那双布满老茧而又夹杂着几处冻疮的大手。顷刻间，一种像被树皮划过的感觉掠过了心头，我暗自问自己：“这是父亲的手?”这短暂的出神很快便被冷风吹醒。

看着父亲已经坐在了车上，我便坐在了他旁边。一路上我都在盯着那双手，不时地看一下那张迎着东北风的脸。那双手稳稳地扶着车把，可我知道麻线做的手套根本抵御不了这

如刀的寒风。

父亲是做泥瓦工的，他用这双手为我们这个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，但我却从未看清过父亲的手。想起歌里唱的“当我第一天上学的时候，一路上拉着父亲的手，大大的手掌很温暖”，可我从未拉过父亲的手，准确地说父亲从未牵着我的手将我送进学校。父亲的手只是默默地耕耘，默默地撑起这个家。

临终前，父亲那双粗糙而又结实的大手已经严重变形，手上的皮拽起来能包住小半个手掌。但就是这样的一双手将我养大，还供我上了大学。

烧过纸钱，一阵风吹来，扬起的尘土和纸灰拂过了我的脸颊，想抬起手擦拭时，却发现两颊不知何时已经挂满了泪水……



芦鹤图（国画）巢平

书画廊

诗词汇

诗词一组

□ 姚如松

春日

惠风拂面绿茵皴，蛰伏生灵暗自伸。
墙角青苔初润色，路边艾草已微尘。
深滩鱼尾双双跃，浅岸螺须对对巡。
少小戏嬉情不禁，归来不觉怙娘亲。

旧时

自古三村袅袅烟，浣溪一水话桑田。
土墙藤蔓风霜记，旧院苔藓岁月镌。
张网池塘餐有味，提篮陌上食新鲜。
千年乐道农耕事，乡土而今一梦牵。

临江仙·家园

一叶轻舟移玉带，农家闾网三春。鸳鸯惊起问来宾，可知谁是主，私闯扰佳人。
岸坎鱼儿闻动静，冲天一跃纶巾。碧波水殿本无尘，顿生迷眼幕，难辨个中真。

渔家傲·花季会

步履轻盈春滴旎，门头泥燕双飞几？岸柳青青芳草地，游人指，桃源仙景三村尾。
少女相邀春意醉，桃花人面谁能比。十里长亭香自弥。花季会，风姿绰约天生丽。

溇湖礼赞

□ 何润炎

浩渺的溇湖碧波万顷，生态的湖滨布满美景。湖边有牧笛悠扬的乡音，湖边有芦苇葱翠的绿茵，湖边有水鸟嬉波的翔跃，湖边有诗情画意的雅韵。我们为家乡溇湖深情讴歌，礼赞锦绣武进的万种风情。

崭新的岁月日丽景明，溇湖的发展月异日新。湖中有宏伟壮观的大桥，湖中有击浪欢驰的游艇，湖中有渔舟撒网的丰收，湖中有灯塔亮夜的长明。我们为溇湖未来描绘愿景，去迎接武进现代化的黎明。